



# 中 国 青 春 潮

文学新星系列文学丛书

高 魏 主 编

北 岳 文 艺 出 版 社

# (晋)新登字2号

## 中国青春潮 散文卷 高巍主编

\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  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5 字数：307千字  
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6 000册

\*

ISBN 7-5378-0738-8  
——  
1·716 定价：7.80元



## ● 高 巍

曾用笔名：斯人、司马苍凉、鲁愚等。

二十七岁，青年诗人，青年评论家。祖籍山西。有“浪人”称号，足迹踏遍四川、河南、陕西、山西等省市。放过羊，喂过牛，种过地，当过泥瓦匠；作过诗，写过小说，编过剧本，画过画，踢过足球……

一九八四年考入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。八八年毕业后留山西师范大学语文报社工作，任《语文报》编辑、记者，《中国青年报》特约通讯员。后调太原某单位工作。

至今发表诗作百余首，论文四十万余字。一九八七年获“山西省高校十大青年诗人”称号，先后两届当选为山西省大学生诗人协会常务理事、理事长。现为“中国现代诗人协会”会员、“海内外诗人联谊会”会员、“世界华文诗人协会”会员。

主要著作有：《中外现当代散文诗鉴赏辞典》（与人合编撰）

主编《中外现当代女诗人诗歌鉴赏辞典》

主编《世界华人诗歌鉴赏大辞典》

主编《中国青春潮——系列文学丛书》

《世纪梦：时代呼唤真诗人》（评论）

《走出黑色的深渊》（评论）

《孤岛·炼狱》（诗集待出）

## **特邀编委：(按姓氏笔划排列)**

**王宇鸿**

原《语文报》主编，

**李文儒**

鲁迅研究院研究员

**郁小萍**

作家，《剑南文学》编辑

**夏 菁**

青年作家，中国妇女出版社编辑

**黄世衡**

《中国校园文学》总编辑

**韩 毅**

东方作家之友联谊会常务理事

**主 编：**高 巍

**副主编：**王 彬

**编 委：**(按姓氏笔划排列)

介子平 王 彬 方梦泉 任卫文

陆 晖 张建新 张燕梅 赵瑞东

**郝延军** 高 巍 高海平 崔凤飞

樊永红 姜青群 周 泓 周同馨

后生可畏

林心題



青春，是诗的。

青春的诗——

充满热情，充满朝气，  
充满理想。

使人乐观，使人奋发，  
使人向上！

臧克家 题

一九五九年八月

之游

流

魚

包

乙  
一九一三·八月五日

五日

多謝  
勤學  
為新文  
作古  
為作  
學為  
九月廿二日通

努力鍛煉朴素清  
新的文學語言，反映  
有意義的社會生活。

姚雪垠



一九年八月

文学新星，将从勤学

苦写中诞生；在红星红旗下成长；在社会主义的精英中历练。

邓友梅

1991.6.

## 序 一

# 写 给 神 童

刘绍棠

最近，北京《中国老年报》副刊上，刊登了一位青年诗人的《七律·赠刘绍棠同志》一首，诗云：“橹声桨影惹乡愁，梦里几番忆旧游。早已神童生白发，晚来健笔好歌讴。坐家絮语家常坐，留命察看命复留。正有雄心攀万仞，梅花香里月如钩。”这又使我想起，上海《文汇报·笔会》发表的一位老编辑家的文章《神童作家刘绍棠》。虽不是感慨万千，也可谓百感交集。

我已五十大几，花甲之年指日可待。孙子今年就要上学了。然而，时至今日，神童帽子仍旧摘不掉，竟比孙猴子的金箍咒还难解脱。

高巍主编和他的朋友们编选了一套当前文坛文学新星的创作丛书，邀我作序取吉利，表示新老神童一脉相承，前赴后继。

报刊记者对我进行采访，问道：“您对当前文坛不断涌现神童，有何感想？”我答曰：“没想过。”记者又劝诱道：“做

为老一辈（！）神童，您多少说几句吧！”于是，我说：“神童这个称谓，不是桂冠加冕，而是枷锁戴锁。我自从被谑称神童以后，不但没占着便宜讨过俏，反到吃尽了苦头受够了罪。因此，我认为，神童是个不祥之称。”

是谁把我封为神童？那位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文章的老编辑家招认，始作俑者是他。

他害苦了我！

1957年我被划右，一心想给我脸上抹黑的人，硬说我“自封神童”，狗血喷头使我窝心了22年。现在虽然有了人证，证明那些人当年的歪曲，但是已经不能消除我那年深日久的隐痛。

其实，神童二字，在我穿着红兜肚满河滩野跑时，乡亲父老便“赐余以嘉名”了。

我落生是个假死，农村称为革命生；老娘婆子折腾好半天，我才哭出声来。谁想这头一声啼哭竟如一首好诗，使全家为之惊奇狂喜。算命先生咬定，我是上天金童下界，命相主贵。于是，蒲柳人家的寒门小户，好像出了个“贾宝玉”。我的祖父自以为面子增光不少，不惜破财大办满月。我那生身之地的小村，紧傍北运河畔，小孩子蹒跚学步，便下河凫水，我家却不顾本地习俗，严禁任何人把我带到河边去，以免发生三长两短。所以，我直到念了中学，人身自由些了，才像旱鸭子下了河。我的水性，竟连未出阁的大姑娘也不如。其他如上房登高、爬树弄险，我都没有“童子功”。

在家里，我被百般娇宠，享受各种特权。我家土改时被划为上中农，除了逢年过节，全家人平时难得吃上细粮。但是，我和祖父却每天可以吃一顿白面。年节的瓜果、糕点和

压岁钱，总是给我双份。家里的长辈，没有人敢管我，我也不服从管教。因此，养成了我的任性、骄横、自视特殊、一意孤行的坏毛病。

由于早慧，我六岁上学，同班同学都比我大得多。有一位缠足的女同学，竟比我大十岁。在同学中，我聪慧出众，教师偏爱我，同学们也都让我一头，在学校我仍是个娇哥儿。但是，我在被娇宠和偏爱时也有自己难言的苦恼。我记忆力强，虽不是过目成诵，却也能默念两遍就把一篇课文背诵下来。教师常常叫我当堂表演。尤其有校外来客参观时，教师便请来客随便挑选一篇课文，让我准备几分钟便要背诵如流。我得到掌声和夸奖，也造成精神紧张，留下后遗症。我酷爱古典诗词，并略懂一二，就是不肯下功夫背诵几首。当时，学校经常考试；学期有大考，每月有中考，平时随时小考。大考中考都要发榜，公布于众。每个学期的大考和每月的中考，我都独占鳌头。我祖父最好虚荣，把每次发榜都当节日，穿戴整齐到校看榜，在乡众面前做里夺尊，享受孙子带给的光彩。因而，我深怕哪一回考糟，使祖父失望和丢脸，每回考试都内心恐惧。

小学毕业升中学，几千名考生中夺得第一。一鸣惊人，受到学校优待。十三岁发表习作以后，在社会成了名，学校更加重视。发表的作品越来越多，便为大人物所赏识。经常出入上层，参加外事活动：做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成果，向外国人展览。上大学又名列前茅，赞扬之声盈耳。大学的课程我不爱读，便被特批出校从事创作。二十一岁以前，出版了几本书，存款很不少，出版合同签定了好几份儿。真可谓一帆风顺，平步青云。正因如此，我少年得意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喜

欢口出狂言，胆大妄为。1957年我被划右，虽不是罪有应得，却也是个性悲剧的咎由自取。

从九重天上一头栽下来，回乡跟乡亲们土里刨食，双脚踏在了实地。风吹雨打22年；补先天之不足，后天之失调，懂得了国情、民心和实际。因而，新时期以来，我才没有头重脚轻根底浅，在西风洋气猛吹下晕头转向。为了不使劣根滋生，我虽老大，仍然常以陆游《放翁家训》警惕自己：“后生才锐者，最易坏。若有之，父兄当以为忧，不可以为喜也。切须常加简束，令熟读经学，训以宽厚恭谨，勿令与浮薄者处。如此十许年志趣自成。不然，其可虑之事益非一端。吾此言，后人之药石也。各须谨之毋贻后悔。”可惜这个道理，我懂得太晚了。

对于当前文坛涌现的神童们，我这一篇自言自语，不敢自称身教，只算略尽寸忱。

一九九一年五月 烟笼斋

## 序 二

# 二十一世纪的风景

高 巍

中国文学新的希望将在这里升起。

没有标号的世纪风把雄性的阳光和温情的绿柳编织在一起。许多太阳果坠满金色的枝头。

这是一个你的季节。

这是一个太阳的季节。

许许多多熟悉的与不熟悉的面孔向我走来，这群向往太阳的人说：没有太阳般的心灵，我们就没有追逐太阳的勇气；没有太阳般的眼睛，我们就根本不会看见太阳。此刻，你拥有许多情绪，而你无拘无束的优美姿势，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、百分之百的豪放。在多雪的冬天，你以自己的方式与春天对望，渴望花香，渴望鸟鸣、渴望一串串春雷在心中炸响，渴望孤岛上的墓碑永生永世以自己独有的坚挺、灿烂地焚烧。

注定这块废墟上生长着许多沉重或孤独的往事，因而重构的殿堂更加辉煌。

你是在曝光后醒的，在镜子里第一次从闪烁的明眸深处